

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测量

——基于DAQ量表的验证与分析

韩兆彩,李树茁,左冬梅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死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多数的老年人面对死亡时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感到焦虑不安。死亡焦虑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对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一直缺乏科学规范的测量工具。本文引入国外常用的死亡焦虑量表DAQ(Death Anxiety Questionnaire),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动态跟踪调查2015年第六期的数据,验证其测量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适用性,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水平与结构。结果表明DAQ量表基本适用于测量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有其特殊的结构特征,包括对苦难的恐惧、对角色丧失的恐惧和对孤单的恐惧三个重要的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对苦难的恐惧是其死亡焦虑产生的主要来源。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农村老年人其死亡焦虑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还对影响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讨论和分析。本研究对于科学评价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状况,进而提出适宜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关键词】死亡焦虑;中国农村;老年人;量表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7.04.008

【文章编号】1004-129X(2017)04-0082-11

【收稿日期】2017-02-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利的动态演进及家庭支持政策研究(715732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扩展型家庭体系内代际支持机制及老年人健康后果——基于13年的大样本追踪(71273205)

【作者简介】韩兆彩(1990-),女,山东日照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树茁(1963-),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左冬梅(1973-),女,新疆石河子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研究背景

焦虑往往源于恐惧,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心理学概念。^[1]焦虑是人们对不具体的对象产生的模糊、不安的感觉,而恐惧是对环境中具体的人、事、物害怕的情绪反应。但个体对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往往是同时存在且无法清楚区分的,因此可以通用。^[2]关于死亡焦虑,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有些学者



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想到死亡事件时所产生的焦虑、恐惧的消极情绪；^[3-4]也有学者将其看作多维度的概念，如 Templer 认为死亡焦虑包括个体对自身灭亡的不安和对死亡过程的担心，^[5]而 Tomer 则将 Templer 的定义扩展到对重要他人的死亡或濒死的恐惧，^[6]Collett 和 Lester 则从对自身死亡和他人（主要指亲密他人）的死亡两个方面来定义死亡焦虑。^[7]本文认为死亡焦虑既是一种自身消极的个体情绪反应，同时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产生死亡焦虑这一情绪反应的认知评价过程不可忽视，只有当个体对死亡与自己以及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预期自身价值受到威胁且这种威胁无法解除时，死亡焦虑才会产生。本文将死亡焦虑定义为个体在想到死亡、死后之事（也包括想到死亡可能对自身和亲人、朋友造成的影响）所产生的害怕、紧张、忧虑等负面情绪反应。

以往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死亡焦虑也会增加，老年人在面对死亡事件时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惧。^[8]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加严峻，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许多农村老年人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9]农村老年人一方面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缺乏家人的照料，可能产生更大程度的死亡焦虑。过度的死亡焦虑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甚至会引发人伦悲剧。对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化、改进现有的相关理论，增强对老年人的健康关怀，也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10]

对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研究是对其科学的测量和评价为基础的，本文引进国外成熟且通用的死亡焦虑量表 DAQ (Death Anxiety Questionnaire)，目的在于验证其针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群体进行测量的信效度与适用性，为今后国内相关研究提供科学、简便的测量工具，进而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水平与结构。

二、文献综述

国外成熟且比较通用的用于测量死亡焦虑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DAS 量表 (Death Anxiety Scale)，该量表由美国加州大学的 Templer 教授于 1967 年编制，属于自我评估、普适量表，包含 15 个条目，采用是/非或者 5 点计分，其中 9 个条目正向计分，6 个条目负向计分，是一个单维度的量表；^{[5][11-12]}CLS 量表 (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该量表是由 Collett 和 Lester 于 1969 年共同编制，共 36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包含对自己死亡的恐惧、对他人死亡的恐惧、对自己濒死的恐惧、对他人濒死的恐惧 4 个维度；^[13]MFODS 量表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该量表由 Hoelster 于 1979 年编制，量表共 42 个条目，5 点计分，包含害怕死亡过程、害怕尸体、害怕被毁灭、为重要他人考虑、对未知的恐惧、害怕意识死亡、害怕死后肉体状况和害怕未成年死去 8 个维度；^[14]DAQ 量表 (Death Anxiety Questionnaire)，该量表为美国叶史瓦大学 (Yeshiva University) 的 Conte 等人编制，发表于 1982 年，量表包含 15 个条目，共有是/非或 Likert 3 级计分法两个版本，主要包含对苦难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孤单的恐惧和对个体死亡的恐惧 4 个因子，还有一个因子未被命名。Conte 等人应用该量表对美国学生和老年人的死亡焦虑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学生和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平均水平均在 7.36 分以上，同时发现学生和老年人的死亡焦虑不存在性别差异。^[15]量表开发针对的是一般人群，但是目前对 DAQ 量表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疾病患者尤其是癌症患者群体。^[16-18]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也开始修订及编制适应中国文化的死亡焦虑量表。如刘娇针对大学生死亡焦虑的测量，包含 34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包括不确定焦虑、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动焦虑、自我实

现焦虑、人际负担焦虑5个维度。^[19]而蔡頔根据研究需要编制的大学生死亡焦虑量表,共3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包含了烦躁不安、死亡闪现、死亡恐惧、死亡回避4个维度。^[20]刘娇和蔡頔设计的死亡焦虑量表针对的对象是大学生,对老年人群体的适应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虑。吴捷和徐晟编制的老年人死亡恐惧量表包含25个项目,6点计分,包括身体疾病恐惧、虚无未知恐惧、影响他人恐惧和人际关系恐惧4个维度;进一步的探索结果发现社会支持、教育程度与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呈负相关,但是抑郁与死亡焦虑呈显著正相关。^[21]该量表虽然是针对老年人编制的,但是目前尚未得到普及与应用。

本研究基于以下考虑,最终选用Conte等人编制的死亡焦虑量表DAQ为基础,测量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首先,DAQ量表的设计针对的是一般人群,但最初开发访谈的对象是国外的老年人和学生群体,在国外城市老年人群体的适应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其次,DAQ量表更符合中国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客观实际。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会害怕死亡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老年人来说,死亡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因此对于一无所知的“另一个世界”的恐惧自然也逐步上升。^[22]第二,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孔子有“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子女守护在临终者身边是尽孝的一种表现,人在临终时最害怕的就是身边没有亲人,会因孤独而害怕。^[23]第三,老年人往往精神孤独,患病之后更加的难以面对现实,他们一方面不愿忍受疾病的折磨,另一方面不愿增加亲人的医疗负担,面对死亡更加害怕疾病带来的苦难,这与DAQ量表对死亡焦虑的概念界定十分相近。^[24]最后,DAQ量表简短易懂,适合农村老年人填写。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安徽省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问卷追踪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与福利状况。抽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巢湖市的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按照乡镇、村两级,以系统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该项追踪调查2001年的基期调查设计样本量为1800位老年人,调查获得完整有效问卷1715份,应答率为95.3%,五次追踪调查分别在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进行,在2009年和2015年进行过两次随机样本补充,获得的有效样本数分别为1391、1067、1224、979和1243份。由于本研究所需要的死亡焦虑数据在2015年9月所进行的第六次追踪调查中才进行了更细致地测量,因此本文使用的是第六期的调查结果。研究中删除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实际样本量为1190份。其中样本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0.69岁,男女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多数样本老年人有配偶,22%的老年人独自居住。只有37%的老年人接受过正式教育,86%的老年人务农,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以上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事的是农业等代表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并且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选择与家人住在一起(见表1)。

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DAQ量表,量表包含15个条目,采用Likert3级计分法,“没有”取值为0,“有一些”取值为1,“非常”取值为2。将得分加总,取值范围是0~30分,分数越高代表被调查样本的死亡焦虑程度越高。



3. 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逐一进行下列步骤的分析。

(1) 条目和量表总分分析

采用多条目分析程序(Multi-trait/Multi-item Analysis Program, MAP)的方法对 DAQ 量表的测量有效性进行评价,对各条目标准分及量表总分使用缺失值、均值、极端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进行描述。^[25]具体来讲,对每个条目来说,我们期望缺失值所占的比例小于 15%,偏度小于 3.0。对总量表来讲,我们期望样本的缺失值小于 5%,同时量表总分尽量不要出现极端值,总量表的偏度系数小于 2.0。^[26]

(2) 验证性与探索性因素结构分析

本文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方法对 Conte 等人提出的五因素概念模型以及 Cella & Tross 修正的四因素概念模型与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数据的拟合程度进行验证,并在完成两个假设性的潜变量测量模型验证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方法,使用因子载荷为 0.3 的标准来限定条目,探索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结构。本文按照以下标准来评估每个模型的适配程度: $\chi^2 / df < 2, p > 0.05; CFI \geq 0.96; TLI \geq 0.95$ 并且 $RMSEA \leq 0.05$ 。

(3)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两个指标评价测量性能。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朗巴哈信度系数(Cronbach's coefficient alpha)进行评价,以 0.7 作为最低标准。分半信度是将项目采用奇偶分组方法分成相等的两组,然后计算两项项目分之间的相关,越高表示量表的信度越高。^[27]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通过量表各条目与所属维度的相关性来评价。结构效度使用量表各维度间以及各维度与总量表间的相关系数来评定。^[28]

(4) 死亡焦虑的水平与结构分析

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总体状况及各维度的平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年龄、性别等社会人口特征下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差异及各维度平均水平的具体差别。

表 1 被调查老年人基本信息(n=1 190)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编码方案
年龄	70.69	8.32	60~100 岁
性别	0.51	0.50	0(女性),1(男性)
婚姻状况	0.70	0.46	0(无配偶),1(有配偶)
居住安排	0.22	0.41	0(非独居),1(独居)
教育程度	0.37	0.48	0(没上过学),1(上过学)
职业	0.86	0.35	0(非农业),1(农业)
独立收入	0.98	0.11	0(没有),1(有)

四、结果

1. 量表的验证与分析

(1) 条目和量表总分分析

DAQ 量表的缺失值主要包括“不知道”或者“拒绝回答”以及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完成主观题部分的样本,范围在 2.25%~3.13%之间;各条目平均分为 0.17~0.74;偏度系数为 0.46~2.53,没有条目的偏度系数大于 3.0;峰度系数在 1.89~8.87 之间(见表 2)。

样本总分分布在 0~25 分之间。极端值分布方面,没有样本老年人得到最高分 30 分,只有 117 位(9.83%)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得分为 0 分;样本的平均分为 6.03,标准差为 4.67,偏度系数为 0.76,小于 2.0,峰度系数为 3.10。以上结果说明从总体水平来讲,DAQ 量表各条目及量表总体都具有良好的测量属性。

表2 DAQ量表条目描述性分析

DAQ量表条目	缺失值占比(%)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1.您害怕死亡吗?	2.25	0.37	0.59	1.37	3.83
2.想到还未能完成所有您想做的事情就去世了,会不会让您觉得困扰?	2.25	0.36	0.55	1.17	3.36
3.您担心去世前会病很长一段时间吗?	2.25	0.73	0.73	0.46	1.99
4.您担心别人会看到您去世前的痛苦吗?	2.41	0.47	0.61	0.91	2.82
5.您担心死亡的瞬间会非常痛苦吗?	2.49	0.48	0.64	0.97	2.85
6.您担心去世时没有亲人照顾吗?	2.41	0.50	0.65	0.91	2.74
7.您担心去世时是一个人吗?	2.41	0.44	0.63	1.11	3.13
8.您担心去世前会神志不清吗?	2.41	0.32	0.55	1.53	4.37
9.您担心去世前的医疗费用会成为家人的负担吗?	2.41	0.74	0.75	0.47	1.89
10.您担心您对财产的安排或您的遗嘱不会被执行吗?	2.49	0.17	0.43	2.53	8.87
11.您担心还没有去世就被错误地掩埋或者火化吗?	2.57	0.29	0.57	1.85	5.34
12.想到死后会抛下所爱的人,您会觉得难过吗?	2.33	0.51	0.61	0.75	2.59
13.您担心您关心和爱的人在您去世后会忘记您吗?	2.41	0.25	0.47	1.62	4.65
14.您担心死亡意味着永远的消失吗?	3.13	0.21	0.44	1.94	5.93
15.您担心死后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吗?	2.89	0.18	0.42	2.23	7.26

(2)验证性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对DAQ量表开发者Conte等人提出的五因素结构是否适合分析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结构模型与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数据无法显著拟合($\chi^2/df=7.429, p=0.000, RMSEA=0.073, CFI=0.924, TLI=0.900$);然后探讨Cella & Tross修正的癌症幸存者的四因子结构是否可以用于衡量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未达到理想状态($\chi^2/df=7.417, p=0.000, RMSEA=0.073, CFI=0.939, TLI=0.916$),且与Conte等人的五因素结构相比,该结构更不适合用于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测量。

其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结构。经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47,大于0.8,表示偏相关性弱;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4 000.214, $df=105, p$ 值小于0.001,说明相关矩阵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15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表中原来各条目的顺序按照其在某个维度上因子载荷的大小由大到小进行排列。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3个,所有项目在其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3,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7.5%(见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条目11在维度2和维度3上均有较高的载荷,分别为0.390与0.457,结合条目内容,将其归为维度2中。因此,DAQ量表包含3个维度,维度1包括条目1、2、3、4、5、8、9、12;维度2包含条目10、11、13、14、15;维度3包含条目6、7。维度1反映了老年人面对死亡时对苦难的恐惧,包含对死亡过程中身体疾病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给重要他人带来痛苦和负担的担忧两个方面的内容;维度2体现了老年人面对死亡时因以往权威角色丧失而对现实状况及死后之事失去控制的无奈;维度3与以往研究中对孤单的恐惧维度相一致。结合内容,分别将其命名为对苦难的恐惧、对角色丧失的恐惧和对孤单的恐惧。



表3 量表主成分与各条目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DAQ 量表简明条目	载荷量		
	对苦难的恐惧	对角色丧失的恐惧	对孤单的恐惧
3.担心去世前病很长时间	0.699	-0.133	0.261
2.对未完成的事情感到困扰	0.685	0.148	-0.005
1.害怕死亡	0.633	0.141	-0.019
5.担心死亡瞬间的痛苦	0.578	0.271	0.217
9.担心给家人带来医疗负担	0.569	-0.027	0.170
4.担心别人看到去世前痛苦	0.555	0.317	0.140
12.对死后抛下所爱的人感到难过	0.450	0.273	0.103
8.担心去世前神志不清	0.382	0.268	0.243
14.担心死后会永远消失	0.129	0.754	-0.022
15.担心死后不知面对什么	0.159	0.700	0.011
10.担心财产安排或遗嘱不被执行	0.018	0.625	0.246
13.担心去世后所爱的人忘记	0.170	0.620	0.183
11.担心未去世被错误掩埋或火化	0.210	0.390	0.457
7.担心去世时一个人	0.127	0.188	0.823
6.担心去世时没有亲人照顾	0.194	0.027	0.820
特征值	4.360	1.529	1.242
累积方差贡献率(%)	29.1	39.3	47.5

(3)信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各项指标表明 DAQ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见表4)。

表4 DAQ 量表信度及结构效度相关系数

维度/系数	Cronbach's α 系数	Split-half 分半系数	维度间及维度与总量表间相关系数		
			对苦难的恐惧	对角色丧失的恐惧	对孤单的恐惧
对苦难的恐惧	0.757	0.744	—	—	—
对角色丧失的恐惧	0.687	0.643	0.466**	—	—
对孤单的恐惧	0.726	0.726	0.400**	0.370**	—
总量表	0.820	0.715	0.913**	0.732**	0.630**

注:** $p < 0.01$,下同。

内容效度检验量表各条目与其所属维度的相关系数在 0.532~0.889 之间($p < 0.01$),各条目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156~0.391 之间。量表各条目与所属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大于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DAQ 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见表5)。

表5 DAQ 量表内容效度相关系数

维度/系数	包含条目	与所属维度的相关系数	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
对苦难的恐惧	1,2,3,4,5,8,9,12	0.532~0.677**	0.156~0.391**
对角色丧失的恐惧	10,11,13,14,15	0.666~0.682**	0.165~0.377**
对孤单的恐惧	6,7	0.883~0.889**	0.277~0.380**

表6 DAQ量表水平与结构

变量	总量表	维度1	维度2	维度3
	死亡 焦虑	对苦难 的恐惧	对角色丧失 的恐惧	对孤单 的恐惧
均值	6.03	3.99	1.10	0.95
年龄	75岁及以下	6.18	4.14	1.10
	75岁以上	5.69	3.64	1.07
性别	男	5.93	3.91	1.08
	女	6.12	4.06	1.11
婚姻状况	无配偶	5.57	3.65	0.93
	有配偶	6.21	4.12	1.16
居住安排	非独居	6.21	4.11	1.16
	独居	5.36	3.52	0.87
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	5.93	3.96	1.03
	上过学	6.19	4.02	1.19
职业	非农业	6.49	4.29	1.07
	农业	5.95	3.93	1.22
独立收入	没有	6.69	4.31	1.62
	有	6.02	3.98	1.09
得分范围				
样本得分范围	0~25	0~15	0~8	0~4
总体得分范围	0~30	0~16	0~10	0~4

结构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70~0.466之间,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30~0.913之间,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以上结果表明DAQ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 死亡焦虑的水平与结构

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水平与结构分析结果显示:首先,从得分范围来看,样本总分取值在0~25分之间,对苦难的恐惧、对角色丧失恐惧和对孤单的恐惧各维度的取值范围分别在0~15分、0~8分和0~4分之间,基本处于正常的分布区间。其次,从总体及各维度的均值来看,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平均水平为6.03分,对苦难的恐惧、对角色丧失的恐惧以及对孤单的恐惧均值分别为3.99、1.10和0.95分。农村老年人的

死亡焦虑水平较低,且对苦难的恐惧是其死亡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从不同社会人口特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水平降低,其对苦难的恐惧和对角色丧失的恐惧也逐渐减轻,但是对孤单的恐惧却更加严重;与男性老年人相比,面对死亡女性老年人产生更大程度的焦虑;有配偶和与其他人同住的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程度更高;上过学和从事非农业劳动的老年人对死亡更加的恐惧;从收入状况来看,没有独立收入的老年人更加害怕死亡,对苦难和角色丧失充满更高水平的恐惧,但是有独立收入的老年人却更加害怕孤单(见表6)。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DAQ量表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对于科学评价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状况是十分有价值的工具。分析结果表明DAQ量表的各条目及总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属性。在信效度检验方面,DAQ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指标表现良好。

其次,从量表总分来看,我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总体水平在0~25分之间,与国外退休人员的死亡焦虑总体水平相当。从量表总体的均值来看,使用同样的DAQ量表,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相比,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程度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这与Wu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2]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死亡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儒家思想代表人孔子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只应该关注生,而不必想到死亡,即“未知生,焉知死”,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重生轻死”的实用主



义死亡观,对死亡“存而不论”;而佛学文化则认为死亡是生命轮回中一个神秘的阶段;道家思想讲求“万物皆一”,认为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29]在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死亡往往是避免谈及,而西方国家对死亡的研究开展较早,对人们的死亡焦虑水平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各维度的均值来看,与 Unterberger 的研究结果不同,中国农村老年人之所以害怕死亡主要是源于对苦难的恐惧,其次是对角色丧失的恐惧,郑晓江认为中国人的死亡焦虑主要起因于人伦未竟的遗憾,中国人生前在伦理之网内辛劳,临终之时又为自己的伦理责任未竟而焦虑不已,这派生出了中国人特有的临终遗憾。^[1]中国人这种自古至今对人伦、家庭、家族等血缘关系的重视和依赖使得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为家人考虑得更多,从而对苦难的恐惧也就越严重。从不同社会人口特征来看,高龄老年人死亡焦虑程度低于低龄老年人,但是他们对孤单的恐惧比低龄老年人更加严重,这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经历过更多不同类型的丧失,如失去朋友与重要家人,各种身体功能逐渐衰退,丧失年轻的外表、主动的角色以及重要的社会关系等,面对死亡他们逐渐顿悟,焦虑的程度也相应降低,但是他们对身边亲人的依赖感增强,更加希望死亡时能有亲人的陪伴;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焦虑,这和大部分研究结果相符合, Schumaker 等人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承认负面情绪,因此女性的死亡焦虑分数比男性高;^[4]与无配偶和独居的老年人相比,有配偶和与他人同住的老年人表现出更程度的死亡焦虑,可能的解释是:面对死亡,有配偶和与其他人住在一起的老年人更加害怕自身的死亡给配偶及同住的其他人带来经济负担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没有独立收入的老年人对苦难和角色丧失更加的恐惧,但是有独立收入的老年人则对孤单更加的害怕,这可能是因为具有独立收入的老年人更加害怕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的关心照料,从而对孤单产生更大程度的焦虑。

最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主要是源于对苦难的恐惧、对角色丧失的恐惧和对孤单的恐惧。这种结构与一般人群及癌症幸存者的死亡焦虑结构既有区别,又有相同点。对苦难的恐惧维度部分地支持了以往的结论,它们都反映了个人对于死亡过程中疾病和疼痛的恐惧。但是与其他结构不同的是中国农村老年人对苦难的恐惧还包含了害怕自身的死亡给重要他人带来痛苦和负担的担忧,而对于癌症幸存者来说,长期的患病经历使他们对死亡焦虑的人际关系方面更加的敏感,因此,他们对重要他人的担心成为一个单独的维度。农村老年人对苦难的恐惧可能与他们现实的生活状况及传统的家族观念密切相关。首先,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得不到保障,沉重的医疗负担使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难以就医,长期饱受病痛折磨,长期的病痛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失去了作为主体应有的尊严,面对死亡农村老年人担心疾病和疼痛给自身带来的苦难。其次,认同理论强调作为社会构建的自我的社会属性,回避将自我视为独立于或前在于社会的观点,该理论根据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行为,认为要了解人的行为就必须了解人们是怎样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认同的。^[30]对于中国农村老年人来说,家庭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群体,面对死亡个人会害怕自己的离去给家人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最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属于社会取向,社会取向包括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取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因此,死亡对于个人和整个家族都有重要的影响。中国人重视家庭,对自己的死亡给家庭以及家人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考虑得更多,如死亡带给亲人的痛苦以及给家人带来的负担,担心死后不能继续为家庭做出贡献。

对角色丧失的恐惧维度与以往的结构显著不同,它包含了最初结构中对个体死亡恐惧维度的全

部条目以及对未知恐惧维度的两个条目,这些条目集中反映了农村老年人因角色的丧失对现实状况及去世后的未知事件失去控制的无奈。该维度支持角色理论,角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至60年代,是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产生、变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取向,该理论包含社会角色和角色扮演两个主要概念。其中,社会角色指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31]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面对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的转变,其在社会、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也逐渐丧失;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年轻人的经济自立程度提高,与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导致老少两代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一些老年人传统的家长地位消失,他们的财务责任和决策职能削弱。因此,农村老年人必须适应与老年相关的新角色,同时必须学会适应角色的丧失。这些角色的丢失对农村老年人的尊严是重要的挑战,并且角色的丧失也需要农村老年人进行重新身份认同的构建以及自我概念的更新。^[32]具体来讲,角色的丧失使农村老年人对现实状况失去控制,面对死亡他们开始担心对财产的安排或遗嘱不被执行,去世后被亲人忘记以及去世前被错误的掩埋或者火化。同时角色的丧失是与衰老相伴随的一个过程,衰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渐与社会失去连接的过程,因此有的农村老年人还担心去世后会永远地消失,不知道该面对什么。

农村老年人对孤单的恐惧维度与以往研究的条目划分是一致的,主要包括担心自己去世时是一个人,身边没有亲人的照顾。这种恐惧主要是因为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较传统社会更为疏离,个体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更加感到孤独无依,在这种环境中死亡的恐惧被无限放大。^[23]

综上所述,DAQ量表基本适用于测量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有其特殊的结构特征,他们的死亡焦虑得分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对苦难的恐惧是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提供家庭经济补贴,增强家庭养老功能;鼓励老少合居,增强代际互动;改革完善老年人口户籍迁移管理政策,为老年人与赡养人随迁提供条件,这些都是降低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关键。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本研究主要测量的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并没有对其他群体的适用性进行研究,因此在适用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条件的限制,调查仅仅局限于安徽省农村地区,DAQ量表在其他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中是否会得到同样的验证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此外,对孤单的恐惧维度只包含两个条目,可能并不能有效地概括该方面的内容。

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在农村老年人群中开展新的调查,并进一步增加样本量进行量表结构的交叉验证;尝试对已有的DAQ量表题项的陈述进行改进,发展出可以适用于不同年龄人群以及城市地区人群的其他版本的DAQ量表;基于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理论以及质性访谈对DAQ量表各因子的题项进行扩充,提高量表各因子的信效度。

【参考文献】

- [1] 郑晓江. 论死亡焦虑及其消解方式[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2): 11-18.
[2] 白福宝. 论死亡焦虑的本质[J]. 医学与哲学, 2015, 6(10): 40-42.



- [3] Richardson V, Berman S, Piwowski M. Pro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alience of Death, Religion, and Age among Adults in America[J].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83, 109(2): 149-156.
- [4] Schumaker JF, Barraclough RA, Vagg LM. Death Anxiety in Malaysian and Australian University Students[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8, 128(1): 41-47.
- [5] Templer DI.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Death Anxiety Scale[J].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70, 82(2): 165-177.
- [6] Tomer A. Death Anxiety in Adult Life—Theoretical Perspectives[J]. *Death Studies*, 1992, 16(6): 475-506.
- [7] Tomássábado J, Limonero JT, Abdelkhalik AM. Spanish Adaptation of the 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J]. *Death Studies*, 2007, 31(3): 249-260.
- [8] Schumaker JF, Warren WG, Groth-Marnat G. Death Anxiety in Japan and Australia[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1, 131(4): 511-518.
- [9] 黄毅, 佟晓光.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21): 4853-4855.
- [10] Fortner BV, Neimeyer RA. Death Anxiety in Older Adults: A Quantitative Review [J]. *Death Studies*, 1999, (23): 387-411.
- [11] Templer DI. Death Anxiety as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Health of Retired Persons[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71, 26(4): 521-523.
- [12] Wu AMS, Tang CSK, Kwok TCY. Death Anxiety among Chinese Elderly People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Aging & Health*, 2002, 14(1): 42-56.
- [13] Lester D, Abdelkhalik A. The 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 A Correction[J]. *Death Studies*, 2003, 27(1): 81-85.
- [14] Hoelter JW. Multidimensional Treatment of Fear of Death[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9, 47(5): 996-999.
- [15] Conte HR, Weiner MB, Plutchik R. Measuring Death Anxiety: Conceptual, Psychometric, and Factor-Analytic Aspec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2, 43(4): 775-785.
- [16] Sherman DW, Norman R, Mcsherry CB. A Comparison of Death Anxie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or AIDS and Their Family Caregiver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Nurses in Aids Care Janac*, 2010, 21(2): 99-112.
- [17] Cella DF, Tross S. Death Anxiety in Cancer Survival: A Preliminary Cross-Validation Stud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7, 51(3): 451-461.
- [18] Unterberger A. Burnout and Death Anxiety in Hospice Social Workers[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in End-of-Life & Palliative Care*, 2014, 10(3): 219-239.
- [19] 刘娇. 大学生死亡焦虑及其与自我价值感的相关研究[D].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 2005.
- [20] 蔡颜. 死亡焦虑, 死亡态度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关系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 [21] 徐晟, 闫灿灿, 吴捷, 等. 老年人死亡恐惧量表的编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1): 7-12.
- [22] 朱果芹. 老年人为什么恐惧死亡[J]. *家庭科技*, 2011, (4): 38-38.
- [23] 陆杰华, 张韵. 转型期中国死亡社会学的思考: 现状、进展与展望[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 (6): 67-74.
- [24] 尹朝晖. 老年人自杀的特点、原因和对策[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0, 25(1): 138-141.
- [25] Ware JE, Harris WJ, Gandek B. MAP-R for Windows: Multitrait/Multiitem Analysis Program—Revised User's Guide [J]. Boston: Health Assessment Lab, 1997, (1): 997.
- [26] Stewart AL, Ware JE. Measuring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 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Approach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2-137.



- [27] 吴明隆. SPSS与统计应用分析[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356-358.
- [28] 李红,宋亦男,王小芳. 护理职业风险评估工具的研制与评价[J]. 中华护理杂志,2008,43(7):651-654.
- [29] 仇琦,房圆,林翔,等. 大学生死亡焦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10):1512-1525.
- [30] Ng SH, Chiu CY, Candlin CN.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Overview and Synthesis[J]. Science of Cookery, 1986,19(11):215-220.
- [31] 龚季兴.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网络人际关系分析[J]. 商业时代,2009,(1):84-85.
- [32] 杜鹏. 社会老年学:多学科的视角[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335-337.

[责任编辑 傅 苏]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lders' Death Anxiety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Validation and Analysis of DAQ

HAN Zhaocai, LI Shuzhuo, ZUO Dongme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aging process of population, the elderly are facing a common theme: death, most of them adopt avoidance or deny attitude, feel anxiety. Death anxie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lder's quality of life, but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easurement tools for measuring the elder's anxiety, especially the rural elders' death anxiety. Using data from the 2015 Sixth Wave of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applies Death Anxiety Questionnaire (DAQ) which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world to validate its applicability to measure death anxiety of Chinese rural elderly, so as to analyze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death anxiety of the Chinese rural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Q is generally suitable to measure death anxiety of the Chinese rural elderly, which includes unique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fear of suffering, fear of loss of the role, and fear of loneliness. The paper finds death anxiety of Chinese rural elderly relatively low, with fear of suffering the main source of death anxiety.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death anxiety of Chinese rural elderly differs across various soci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ath anxiety of Chinese rural elderly. This study provides a valuable scientific tool for evaluating Chinese rural elderly's death anxiety and consequently proposing appropriate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services.

Key Words: Death Anxiety, Rural China, Elderly, Scale